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烏槎幕府記
勘處播州事情疏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王世貞撰

中華書局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此據紀錄彙編本
影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四

張司馬定浙二亂志

王世貞

萬曆十年之四月兵部右侍郎銅梁張公肖甫兼右
僉都御史來視浙師浙故有幕府親兵四千五百人
其人多括蒼諸郡民家子頗選而故胡少保倚之起
戰功餉資至縻縣官廩不訾故趙尚書來代稍稍爲
裁縮然猶月一金而其兵分營九歲率以七營防海
汎汎畢乃歸是時承平久當國者有所嚮以桑孔爲
急而士大夫爭言汰冗費因稍及兵餉於是給事中

疏請減營兵廩三之一無已而復請以新錢半之當
幕府議錢法壅不行無所得食則相率號於兩臺使
者居間幕府幕府吳中丞善言嘗守吾郡用循吏治
效驟遷不習兵弗聽令予錢自如乃洶洶爲惡語冀
以恫喝止吳公吳公益持之堅顧僅兩臺使言之諸
司道傍睨亡助者於是兵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
用媾其黨噪於治餉僉事王許之門許之跳遂闖入
幕府吳公匿它室跡得之遂擁而至營所以窘辱之
者萬伏兩臺使來爲請命稍稍解然猶責吳公自書
腹削狀以庫金二千爲酒食資乃縱之歸其明日二

黠黠與他黠者自相團結更約束曰毋殺人毋掠財
出入必娖隊甲而中達乃陽自縛以詣吳公及兩臺
使者吾二人寔爲之請受法它母與也然兵皆匣刃
待矣諸公訶知其狀姑好語慰藉之莫敢誰何而具
其事聞上廟議以輕用兵則五千組練乘憤用壯勢
何所不至輕用帥帥或賤且選悞則兵益驕而它鎮
皆胼決擊振而起顧獨張公貴臣自今至填撫江南
上谷皆以談咲埽內亂是可樽俎治也於是公出而
得便宜行事之命吳公勒還里候勘公既拜命即促
張朝辭而吳公候代於茗霄間無何而市民變復作

杭十萬室丘民蟻襲幾與馮翊扶風埒邇來文罔漸
密目相厲以濕束弗堪而城中諸柵各設役夫司干
楸諸上著戶捐錢粟募游手充之前二歲始更其法
必以身受役諸受役者既情不任又相率倚豪有力
以免而游手驟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仕卿僑處素舞
文與市大猾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
忿忿曰謂我曹無爪距營兵之不若耶既而謀諸市
大猾曰官易與耳兵一振即茅靡旦今跨襴襦子揚
揚九衢徒手飲酒肉官杜門不敢加拂息而獨奈我
何諸大猾稍稍動而會仕卿坐它法臺使者杖而囊

之三木諸大猾遂嗾衆奪之亡賴子冀得爲所欲爲者立響應至千人謂一二薦紳是能免應後者相率焚燬其第劫財帛以逞於是遂破臺使者門監司而下走匿佛廬僅免而張公方與吳公代抵嘉禾而警至公問候人曰兵哨海者發耶曰發矣留者一營無故耶曰猶未動也公曰速驅之尚可離而二也於是從者皆惴恐無人色公談笑自如以五月初抵臺治事而諸亡賴嘯聚益衆盡毀諸柵及它麗柵樵揭長竿裂所掠袍衣幟之裒白刃而嚮臺者可二千餘且欲拔諸胥以入公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迎謂之曰女

曹母反反則天子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
與甚不平衆乃以司夜役告曰吾所苦若而豪有力
者獨不受役訴監司郡邑若無耳者是以不平公曰
易也奈何以女一憤易女族即下令除之衆始散去
衆雖已陽散而氣益張其饑欲益熾乘夜復大掠諸
巨室且徧火光燭天其囂與巷哭聲達旦公秉燭坐
堂皇草檄諭以禍福質明而布之通衢衆取裂之剽
益甚公怒曰余奉命戢悍兵此亂民之不討兵胡受
戢已而計曰過可使也烏合可刈也命遊擊徐景星
俾以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前幕府誠悞夫驅

女死而不使汝一飽女寧無怏怏也今者使女飽又使女以功飽可乎衆唯唯則又曰市亡賴子亂成矣且無它勞不可以女曹例爲我盡力討捕之母多殺多殺不女功衆踴躍聽命則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密謂曰自縛而請者女耶二黠魁謝死罪公咲曰壯士故不畏死雖然死法矣毋與而名者女爲我倡衆捕亂功成詎論贖有賞也即不幸死死義終有名今柰何不令天下稱義士而叛卒乎二黠魁亦踴躍聽命公乃召徐景星出所從驍勇爲中軍俾營兵次之郡邑土團又次之嚴部伍明束約遂前薄亂民敗之於

萊市橋火場又敗之褚家堂又敗之官港口又敗之章家橋皆即行剽所就俘纍纍友縛而詣臺者百五十餘人而仕卿在焉公前已要臺使者至訊訊得其倡謀挾刃而腰金帛者凡五十餘人皆斬梟之轅門餘悉放歸舍於是諸亡賴子鳥獸散不敢復吐氣而郊遂之猾謀爲應者甫及門而遁惟恐跡之矣公上疏具其事大約謂有司奉行太過裁朘太甚苟欲以自成其名而不顧國體不察物情醞釀酖毒積久必潰夫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尚有深於此者廟議爲之動稍稍厭悔操切言於上下公所言諸

郡國有所寬減而賜公飛魚衣及白金文綺以示褒異公念此悍卒猶未麗法急之則或生變假它事以罪之或密掩而斃之則法不振且人人自疑因陽謂二黠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於營曰還而餉餉如趙尚書時不以錢累若也咸帖然服獨二黠魁者始賈衆怒辱吳中丞而當其自縛時又要衆以死蔽若曹誅姑予我棺殮給妻子費衆歛贈羸金數百既免而不復反橐始大恨曰成我曹叛名者二豎也而又賣我公既豁達大度治軍雖不廢法而不爲煩苛衆亦沾沾喜以張公幸赦我且厚我然其氣不

無寢溢往往遨遊廛市間兒子視其人而加武斷焉
人亦惴恐相奉承莫敢誰何公既已廉得各營倡亂
者各屬春汛復當發七營哨公乃命治兵監司徐君
顧君輩建牙普師甫嚴而遊擊徐景星以名捕營各
一人若陳德勝若方子龍若李文高若張賢若陳文
滿若吳章成若盧州詣臺詰之曰女亂先也吾故欲
貸女天子三尺不貸女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廷
用至曰女故自祈死今得死晚矣且女美衣媿食而
驕於衆父脅其資既免而不反橐夫復何言又斬之
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赦七營卒曰天子不欲

盡慘女女自揣當死不今而後當盡力爲國禦圍衆
人人股栗已伏地泣曰賜我生者公也所不以死報
公者有如日公又召其與討亂民者二營諭曰吾得
女主名而故隱之念嚮者尺寸勞耳且不欲食吾言
二營卒伏而泣曰賜我生者公也即公不遺我尺寸
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城中外吏民耄倪謹且呼
曰我曹今者有生趣矣所不以死報公者有如日全
浙之士民俄聞之俱加額曰浙自是無警矣弁山人
方臥病緒聞之客起而歎曰夫豈唯全浙吾吳自是
無警矣夫豈惟吾吳環浙而省者皆無警矣吾不能

宅及當浙兵之初變而宅幕府迫則爲檄廣額外優以媚兵兵醉飽倨謂市人若曹不父事我即一旦悔何及蓋至宿昔猶惴惴焉今而後知有天子三尺者誰力耶當公之疏再上上大悅進公右都御史兼左侍郎趣還都其顧君兩徐君而下遷賚有差而追禩故中丞監司秩人以爲當云

弇山人曰吾少長於張公一歲郎署時從六七君子慷慨談說千古類一世皆有餘銳焉公獨沈深雅靚藏用不露乃今信之矣夫市民之鼓亂也狂刃若蝟公單車直入恬然而無撓色要之集義所生者非直

膽勇已也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不佞竊或
知之速而能審緩而能密則非不佞所與知也公之
赴浙不佞嘗爲詩以周條侯郭汾陽期公直能不負
不佞哉詩云君子如怒亂遄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
已斯公謂矣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四終